

續
雲
閣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繡
雲
閣
中

〔清〕魏文中編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繡雲閣書冊

四四回

停雲閣談元伏虎

熊鹿二妖正。上洞內喜曰。今日累戰累敗。

威可以彈天。數百里。水怪山精矣言之未。

鬚一青面赤鬚者。手持黑索向洞拋入。二妖

細末。憑空提出洞門。懵懵無知。墜於村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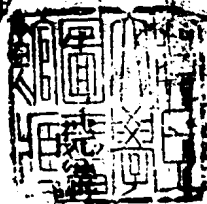
曰。爾以熊鹿畜身。稍能化作人形。胡不。

擾害村人。今日被吾所擒。爾有何說。詈曰。

劍電光直射二妖之頂。二妖俯首座前曰。仙官。

此山外擾亂人間。祈開一綫慈悲。感戴不盡。

繡雲閣書冊



知香維

亦

要堅走心腸。如背吾後。又生歹意。二次揜着。斷不以

只是叩頭。三緘見其不拜。門墻知彼獸心未化。遣之而緣

師徒辭了老叟。復向前行。約走旬餘。將近衡山地界。三緘謂狐疑

曰。是地已見衡山高插雲頭。師欲於此稍息。鞍馬不知可有寺觀

否。爾去訪之。狐疑諾來。至村郭極目四顧。並無行人往來。僅一小

小兒童身。伏犢背。牧於田畔。狐疑遙而問曰。牧犢小哥。是地何

不應。問之再三。亦不應。近前細視。已人夢中矣。狐疑拍額呼之。牧

童突寤。驚而言曰。打虎打虎。狐疑曰。虎在何處。牧童以手擦目。諦

視良久。不語。不言。狐疑曰。爾何卧於犢背。如犢奔走。豈不跌死乎

牧童曰。吾家門外。昨夜卧一猛虎。阿爺囑家人勿寢。恐虎破門入

夢中爲彼所噬。是以有悞。清睡今被睡障。纏之耳。狐疑曰。此虎也。從何地來耶。牧童曰。吾祖傳言。是方停雲閣。不知劍自何代。閣內間有虎卧之形。村人亦常見其出入。而其中又無甚踪跡。未識此虎。究在是閣何地而居。狐疑曰。豈有虎居閣內。而不見其形影乎。牧童曰。吾等常牧於閣之前後。每入閣頑耍。見一白髮老道。鬚眉古怪。甚屬怕人。幸彼時坐東廊。見吾輩入閣喧譁。反歸淨室。得事者。傍隙偷窺。彼仍獨坐室中。無他異處。或有時入閣。則老道不見。總之若隱若現。去就無常焉。狐疑曰。閣在何所。爾其導吾觀之。牧童曰。爾欲往觀。吾歸吾家。正由是閣耳。狐疑曰。爾將歸乎。牧童曰。吾昨夜畏虎。未會入榻。今日早歸早卧。方能補昨夜未卧之功。

言已驅犢。削去狐疑。後行。行不過二里之遙。牧童向狐疑而指曰。前面茂林深處。卽停雲閣也。指後牧童斜由左歸。狐疑緩向閣投。剛到閣前。層層石級。苔蘚滿地。嫩綠如蕉。狐疑拾級直上。已入閣門。門外綠竹千竿。兩旁老松千頭。馬鬣踈踈。龍鱗齒齒。微風過去。濤聲四起。愧若泉流。閣內紫薇數株。葉密枝繁。花開正盛。左右兩廊相對。當中心亭。高聳狐疑。直到亭內。緣梯而并約三四層。別無所見。惟首層一榻。眠一老道。齣聲如雷。狐疑心恐驚之。悄然復下。又於廊之左右。穿堂入室。玩賞一週。意欲再爲盤桓。恐師冀望忙忙。迫由原徑而回。三緘曰。命爾尋訪寺觀。可有之乎。狐疑曰。愿此二三里許。有停雲閣焉。三緘喜曰。閣名停雲。正吾師徒停足之。

所遂命狐疑前導師徒陸續而來竟入閣中是夜三緘謂諸弟子
曰汝等同師雲遊沿路除怪收妖無時或暇而於大道未嘗一傳
今居此間雅致幽深是傳道地也吾於明日講究道旨汝等各整
精神盡心聽之深者得深淺者得淺由此而造自能有成諸弟子
曰承師不棄非類收於門下如得一二大道能成不朽之身師徒
不敢忘也果於次早三緘整衣高坐諸門人排列兩旁屏息靜立
三緘曰大道非他乃天地自然之道也欲入虛無之道先敦倫常
之理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克盡其己所當爲者而後倫常
之道得乃可稱爲有道之人誰謂習道者無人倫之屬以有道之人而欲長生
不死則繼進以虛无大道大道何以爲虛道在空際思之則有不

思則無道之所以空且靈也。何以爲死道在無形以無形而欲造
爲有形則先從無形中除却渣滓渣滓者心內之物慾也。道雖至
大至明物慾一蔽則大者不大明者不明。惟將物慾掃除俾方寸
如玉鏡秋泉一塵不染與初生之賦性純粹無異然後道能得之
此習大道者故以清心寡慾爲要務。心旣清矣又必令子精堅固
以煉其羽翼羽翼旣煉氣始足而神始完用乃功特要。使是心恬
然淡然無爲而爲不思不慮如以空囊而盛空物焉。然此其次之
而其秘總在能內守虛先大道之習盡於是已。逐一指呈在學道者能自明之耳
一切奇而不正者非大道也。三緘講道至此忽然狂風大作亭上
飛一白虎下墜閣之中堂俯首於三緘座前化爲白髮老道歡欣

拜舞曰。吾雖毒類化人。訪道爲心。非不久矣。然所遇道家者流。概

屬旁敷。無一正軌。吾幾欲吞諸腹內。惜未吞也。故爾。今目有許多旁門。免壞道門。

奈何習道之人。不忍出此。野方外道。異類。尚且深惡。胡人不察。反爲彼所惑。耶。今在亭上。酣

眠者。因訪道四方。不得其傳。以爲此生無復望矣。不意仙官來闕。

爲及門講道。言言愷切。字字金針。令吾聞之。而心鏡忽明。伏冀仙

官賞收爲徒。以任奔走。物類亦有風胡之目。三緘曰。聆汝之言。是欲成大道

者。既不吾鄙。願拜門下。吾賜汝號爲樂道焉。可將吾所傳一二。煉

修。如不能進。時師久爲汝講說。樂道得此。心願已足。侍立於三緘

之旁。三緘曰。此方曾有妖部擾及生民乎。樂道曰。無之。狐疑曰。汝

言無之。何牧童所言。前夜有虎卧彼宅外耶。樂道曰。此或本虎。而

欲噬人者。吾不知也。狐疑曰。虎屬汝之同類。汝諒得知樂道曰。虎亦猶人也有善有惡。爲善與爲惡不同。類見則相背而不相親。以其彼此存心大不侔也。吾雖虎類。久無虎心矣。卽見有虎。猶且畏之。矧與同黨乎。人情類然。何況物類。狐疑曰。吾不信以虎而尙畏虎者。樂道曰。汝不信以虎畏虎。汝亦信以人畏人乎。狐疑曰。以人畏人。是其彼強於此也。虎力皆強。有何所畏。樂道曰。虎有心。毒有不心。毒者不毒者。每見毒者而畏之。若吾虎也。而以道爲樂。凡不道者。則不願爲。故見人之無所不爲者。俱甚畏也。何況同類。然則作惡者。急宜掉首而不居善虎所畏也。則幸甚。三緘曰。樂道談理透澈。其於大道。庶幾可近矣。然習道之人。以濟人利物爲外功。汝可訪是虎而驅除。卽係汝第一功。

焉。樂道曰：知是待弟子訪之。言罷飛身而去。頃之歸閣。三緘詢曰：所訪如何。樂道曰：近村地面無虎。前夜之虎乃村人蔣明允思欲暗斃狐侄全業歸之事。雖未成。心虎出現。其實非真虎也。心虎能出鬼人

世其人之形必狐疑曰：豈有毒念起於隱微而即現之外面哉。毒近於虎也可知

念既能現之於外。蛇蠍皆毒物也。何以不現蛇蠍而獨現虎乎。問得

是樂道曰：吾聞稱人心毒。輒曰如虎。未聞如蛇如蠍者。駁得狐疑是

曰：樂道入門。善於巧辯。三緘曰：非巧辯也。談理正大而合於道旨。

吾門之先入大道者必此人也。然樂道既言無虎。是地靡有所害。

吾將行矣。師徒於是又向前進。諸弟子各將所傳之道默悟。乃心自不必言。三緘暗思。吾道雖未大成。從遊者日益衆。不知七竅此

際於道若何。倘得一遇其人。相與同煉。或可神早出舍。以朝上皇。

耿耿於懷。思之不置。上下乃於接續。天衣其無縫乎。豈識七竅。自官階削去。朝日

為珠蓮所惑。酒色交加。魔障深深。難以回首。時值郝相誕日。七竅

與珠蓮乘輿同歸。是日相府嘉賓濟濟。皆屬朝中貴宦。庭前大設

筵宴。音樂齊奏。入耳悠揚。七竅飲了酒。殺欲與珠蓮同回館驛。郝

相夫婦。苦苦留定。夜來宴設內庭。杯酒之間。郝相詢及七竅曰。吾

婿自謫官後。不思復出仕乎。七竅曰。思之雖甚。何由得之。郝相曰。

如此何必歸之急也。明日係華侍郎誕辰。婿可與吾同至彼府拜

祝。侍郎屬嚴相子婿。既通往來。吾求嚴相調停。自爾官階易得。七

竅諾。次日厚具禮儀。與郝相同車。竟到華府拜祝。及至設席。郝相

與嚴相同飲。一筵酒興濃時。郝相曰。吾常羨慕嚴公。家人戚屬。皆
食王爵也。不枉位冠朝臣。壽享八旬。備極人生樂事。嚴相曰。郝公
過譽矣。吾日思維。毫無好處。郝相曰。卽如華侍郎。爲公佳婿。年甫
四秩。官陞極品。只此乘龍貴客。人世已難得之。嚴相曰。弟聞兄婿
亦仕王朝。大由小陞。未必少却三公之位。郝相曰。承公薦剡。出任
海南太守。奈逆賊擾境。已爲湯文璽。奏削官職。吾甚憂之。嚴相俯
首。沉吟良久曰。公之乘龍。品貌如何。惜吾未睹。郝相曰。今在侍郎
府中。拜祝弟呼之來。拜見吾兄。於是遂呼七竅。參見嚴相。嚴相睹
其品貌。魁梧。因譽之曰。郝兄乘龍。福澤過人。亦調羹手也。何以官
階暫失。爲患。郝相乘機曰。吾婿可拜嚴公門下。他日官位切莫裁

培官途重世誼自古皆然

七竅卽在筵前行師生禮禮畢嚴相曰爾且耐守

齋居自有佳音寄爾泰山也。筵罷郝相率七竅歸府曰嚴相所許斷無虛誑爾逢佳節以及嚴相誕日宜往拜之。七竅記諸胸懷不時往來嚴府約有一載。嚴相與之奏請出任南龍卽日領憑。涓吉上任焉。郝相祖饒時與七竅言曰吾婿此次得嚴公秘薦作南龍邑宰爾去爲民父母須於大處用意使民頌德歌功毋似海南示禁小務俾民怨爾致釀巨禍官階爲之失去也。七竅唯唯歸來館驛大設筵席邀飲辭行。嚴公侍郎一回來館郝相曰吾婿沐翁婿之德深矣俟官階暫進乃謝殊恩。嚴相曰些須奏請之勞向容筵齒筵席散七竅又於各府拜別然後夫婦與同老母乘輿立道。

望南龍而來紫霞真人坐在洞府謂復禮子虛靈于靈昧子正心
子誠意子曰七竅蠢才又得官階矣二次三緘西北雲遊必爲所
制吾當教以化身之法以引七竅復原復本乃遂吾心不然白送
一仙子而墜地獄吾何忍乎可見塵世陷人深不可測復禮子曰七竅迷路甚
深恐弗到地獄而不知也紫霞曰人生在世不指其迷則愈陷愈
深迷途難返竟有得所指點出迷途而又入迷途者何也吾命爾卽速臨凡在半途之
中巧爲化導用以時時警動不使彼心蒙蔽或能頭顱掉轉亦未
可知復禮子領命乘雲來在天半望見七竅車駕遙臨忙忙墜下
雲車化一老道竟向輿輦而來敲動漁鼓而歌曰名利場中是禍
坑平地陷人深復深見幾多貴而轉爲賤見幾多富而轉爲貧只

愁得兩鬢如雪。只慮得兩眼花昏。留不住春光。迅速難逃。那隻足
齊伸黃泉路上。誰是夫妻。父子夜台。淒楚那兒。兒女孫曾。還不是
隻身獨影。去會閻君。但見得賞善罰惡。鐵面無情。有善的閻摩尊
敬。惡大的去化獸禽。就是爾官居極品。富有金銀。到此時。自覺淡
如水。冷如冰。何不趁早。誦黃庭。煉我氣。固我精。扶持衰老。作仙真。
休錯過。復本根。莫以大羅仙子骨。一旦墜入地獄門。此歌只應天
上人問曾
得幾。唱畢。直到輿前。與七竅結緣。是時七竅之心。若有一綫感悟。
回問。珠蓮忙進。以巧言曰。野方外道之談。何必信之。在彼以術迷人。總
在神仙二字。妾問郎君。曾見有幾人。習道而成仙真者。七竅爲鶯
聲。一轉一綫之路。又已化於烏有。復禮子復歌。以諷珠蓮曰。長舌

爲厲古人言入耳偏如蜜味甜吾問汝治容幾度春光好吾問汝
媚能留幾年也不過春花入眼轉瞬凋殘死榻上赴黃泉還
不是一夢幻境那有真焉况汝屬水族戀態靈附屍還怎弗與他
同修煉修成齊赴大羅天

唱是歌而爲珠蓮固切矣易而爲世之婦女勤又何不切之有乎

唱已

又向珠蓮結緣珠蓮詈曰汝侍道以迷人豈能迷得吾輩耶怒命
侍從推之而去復禮子無奈彼何回洞覆命七竅輿馬望前進發
不覺已至南龍役使郊外爭迎好不徼幸剛入衙內前宰棄一老
婢乘機拜見珠蓮珠蓮熟視逾時乃掖入室而詢曰汝蚌母耶老
婢曰然珠蓮泣曰自分散後母魂依於何所蚌母曰娘自與兒分
散仍傍海島安身前歲得遇靈宅真人與吾言及纔知兒配七竅